



江甜满二十岁那年，
陆允信问她要什么礼物。

“礼物不可以说出来，你懂不懂什么叫惊喜？”
“那你要水晶玫瑰花，还是刻着山盟海誓的八音盒？”
“……”

画盖眠

著

画盖眠
甜蜜新作

孤僻高冷学霸 & 人美嘴甜小可爱

少女心 见陆允信

*I can
feel your heart*



她心 见陆心

画盏眠
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心见陆心 / 画盏眠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00-2943-9

I. ①她… II. ①画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0322号

她心见陆心

画盏眠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郝玮刚 蔡央扬
特约编辑	夏 沅
封面设计	苏 茶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0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6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943-9
定 价	3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32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C	第一章	雨巷 /001
O	第二章	寻灯 /023
N	第三章	橡树 /045
T	第四章	摇动 /068
E	第五章	花岛 /096
N	第六章	夜色 /120
T	第七章	远近 /145
S	第八章	如果 /171



目 录

C	第九章	感觉 /195
O	第十章	影子 /217
N	第十一章	瞬间 /246
T	第十二章	抵达 /270
E	第十三章	花开 /296
N	番外一	晚安 /307
T	番外二	封印 /310
S	后 记	/313

第一章

雨巷



寒假最后一天晚上，圆月高悬，点点清辉照在窗台剪出明影，室内安静。

“AABCB，BBDC……”江甜翻着答案朝试卷上疯狂填选项时，耳尖地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。

“噤噤噤”，脚步越走越近，“唰唰唰”，她下笔越来越快。

“咔嗒”，门被打开。

外面电视上的元宵歌曲把房间填满那一瞬，江甜飞快地扯了张作文纸盖在卷子上，然后面不改色地重起一段写。

一声轻响，玻璃杯被搁在了书桌的空白处。

江甜的笔尖跟着那声响顿了一下，然后，她循着杯子茫然地抬头。

“妈妈是不是打断了你的思路？”程思青摸着女儿的头，颇为歉疚。

“没事。”江甜慢慢回神，胳膊肘不着痕迹地压住作文纸下露出的边角，

“妈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早点休息吧，牛奶我待会儿写完就喝。”

“嗯，如果凉了，就叫张妈给你热一热。”程思青说着，退一步坐到了书桌后的床上。

程思青年近五十，保养得当，红色珊瑚绒睡裙下两条白皙修长的小腿斜叠在一起，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江甜转了转笔：“妈，你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就继续写了……”

“甜甜，妈妈想和你说件事。”迎着女儿疑惑的神色，程思青轻声道，“你知道我和你爸爸年前在说拓展海外那一块，现在遇到了点问题，你爸爸不会说英语，我担心我过去了，没人照顾你。”

“所以？”江甜意识到什么。

“所以，妈妈想，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转到南城那边去。”程思青斟酌着措辞，“你高一下学期是关键，外公外婆正好可以辅导你，而且，你爸爸常驻南城，也有更多时间陪你，手续我已经麻烦别人办好了，”程思青说，“你们班主任说班上挺多住读生，建议你也住读，周末再回外公家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住读，走读也行，就是学校离南大有一段距离，或者妈妈可以买学区房……”

“所以，”江甜脸上的表情慢慢凝滞，“我要转学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还是最后一刻？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“如果不到最后一刻，你是不是都不会告诉我？”

江甜是程思青拼了半条命保下来的小女儿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最后被程思青送去美利坚改造的江渊不一样，江甜从小就乖巧懂事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拿各种奖状，放假了带出去，“叔叔”“阿姨”地喊人，嗓音软、皮肤白、齐刘海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两个酒窝又小又甜，大人们喜欢她，程思青更是把这女儿放在了心尖上。

程思青无奈：“妈妈也没别的办法，南城一中和你们三中齐名，南城一中高二还有国际部，你也可以多一个选择，那边师资、氛围都不错，同学们也有上进心，妈妈相信你会很快适应。”

“适应吗？”江甜弯了一下唇，然后，用极慢的语速说，“是不是我不适应也只能说适应呢，因为妈妈相信我很快就能适应……”

程思青为难：“甜甜，妈妈知道你的感受，也知道你和三中的感情深，一中——”

“转去哪？”江甜突然问。

“南城一中啊，”程思青顺着女儿的发，瞧着女儿的表情从不满到思量再到平静，想到什么，手一顿，“我知道傅逸也在一中，可那小子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整天就知道谈恋爱、打架，处分挨过好多次，成绩还排在倒数，他来找你的话，不要理，知道吗？”

“傅逸也在一中啊。”江甜后知后觉，说着，放下笔，拉妈妈起身，“知

道了，您放心，您先出去吧，我要收拾东西了，得准备点好吃的带给新同学。”

程思青云里雾里：“你不是怪妈妈这么晚才告诉你，怎么？”

“虽然很舍不得，但我要听妈妈的话。”江甜一边推妈妈走，一边脆声道，“我相信妈妈做什么都是万分英明、高瞻远瞩、高屋建瓴。”

“就你嘴贫，”程思青笑着捏了捏女儿的脸，“好好读书，考到第一，暑假妈妈带你出去玩。”

江甜连连点头，程思青满意地关门离开。

门关上的声音没有压过江甜的心跳声。

江甜定定地注视着木门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啊地无声尖叫，她直接跳起来，跳着跳着开始小跑，跑着跑着加快速度，在宽敞的卧室足足奔了三圈，才猛地一下把自己砸到床上，扯过枕头，拉开拉链，再拉开枕芯拉链，最后从一团棉花里摸出一本带笔的日记本，小、厚、精美。

她小心翼翼地翻到差不多一半的位置。

二月十五号，晴。

程女士刚刚才跟我说转校的事，大概怕告诉我早了，我一哭着说不转，她就拿我没办法，毕竟，我在三中有那么多认识的老师、同学、死党，还有校门口的烧烤麻辣烫、小面煎饼、奶茶……可一中有他啊。

江甜红着脸，喘着气，一笔一画、格外专注、格外慢地写下三个字——陆允信。

开学事情多，整栋教学楼都闹哄哄的。

二楼最右边，一班教室内。

“听说我们班要来新同学，北城三中的。”

“除了北城三中，还能是哪？中途转一中，还直接插到一班，不是钱够多，就是成绩够好啊。”

“总不会好过允哥吧，”冯蔚然嗤笑一声，“一想到二班和三班那几个孙子高一刚来报到时，说什么中考失误了，正常水准能和陆允信比拼，结果，被人家的成绩单摁着摩擦，寒假路上碰到还问允哥借笔记。允哥说没笔记，老子就笑得不行，希望这次别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二货。”

说着，冯蔚然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身旁做卷子的男生：“允哥，是不？”

被叫允哥的人头也不抬，寥寥几句写完证明，把笔一扔，捞起椅背上的

外套，一边穿，一边走出去。

才走到门口，他就撞见风风火火走来的班主任：“冯蔚然呢？冯蔚然在做什么？广播喊了这么多遍，让班长去校门口领书，没听到吗……欸、欸，陆允信，正好，你去行政楼接一下新同学，小姑娘的东西可能有点多，你帮忙拎啊。”

“新同学是妹子？”冯蔚然撑着桌子跳出来，眼睛都亮了，“我去，我去。”班主任冲着冯蔚然的后背招呼一掌：“书多，再喊两个男生和你一起去。”

江甜是和江妈妈的助理一起来的，助理中途接到一个电话走了，江甜就一个人跑上跑下办完所有报到手续，然后等在这里，从书包里摸了一瓶汽水出来，边喝边看。

南城一中是百年名校，建筑仿古，设施一流，“公正诚实”的校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人才，黑白到彩色的多张照片铸成了行政楼前招牌式的校友墙。

“两弹一星”“科技革命”“文化脊梁”……

江甜一边念，一边看，时不时喝一两口碳酸饮料，结果越喝越渴，最后，她在嘴里含了一大口，转身丢了空瓶。

“眶当。”

她应声抬头。

阳光透过叶子间的空隙投下大大小小的亮斑，陆允信穿了条休闲裤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蓝白相间的校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薄衫外，拉链拉了一半。

他微微绷着下颌，半眯着眼，步伐散漫地向她走来，站定后，他漫不经心地抬手挡光线：“高一（一）班？”

江甜直视着相隔一米、晃动的拉链，猛地咽下嘴里所有的可乐，不敢相信：“你，怎么是你来接我？”

“高一（一）班？”陆允信稍稍蹙了眉。

“所以，我们是同一个班？！”

陆允信重复第三遍：“高一（一）班？”

“我的程女士太可爱了吧，这就叫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、受宠若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江甜抬头，看见男生没有丝毫松动、完全看陌生人的表情，一个“惊”字哽在喉咙，然后，讪讪地咽下。

她双手攥紧书包带：“你……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
广播里的通知、大楼中的交谈、同学们遥远的吵闹声统统听不见了，两个人形成的一隅里，安静得让江甜只能听清自己的心跳声。

她想看他，又不敢看，眼神犹犹豫豫。

“给我一个一定要记得你的理由。”陆允信的声音平静、自持，带着没有感情色彩的淡漠，糅进微风里。

树叶沙沙响。

江甜背着一书包的小吃、写得密密麻麻的半本日记，胸口蓦地一堵。

陆允信也没多话，转身先走。

江甜松开书包带，正要跟上去，便见一个男生拦在陆允信的跟前，瘦瘦矮矮的，惊喜又不敢确定的声音却是朝着自己来的：“甜姐儿？！”

江甜一怔，又见他指着自己对陆允信喊：“允哥！甜姐儿啊！”

那咋咋呼呼的样子，不是瘦猴，还能是谁？江甜反应过来，开口：“你允哥一副不认识我的表情。”

“怎么会不认识，”冯蔚然冷哼一声，稳了稳怀里抱着的书，“去年暑假不是还……”

陆允信瞥去一眼。

冯蔚然话语止住，僵笑着，侧身让路。

见江甜站在原地用眼神追随着陆允信，冯蔚然“嘿嘿”两声，走过去安慰说：“甜姐儿，没事儿啊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再说了，一中理科强，优秀的男生多了去，成绩好的一大把，还有会跳机械舞的、会打架子鼓的……”

“能比陆允信好？”江甜问。

冯蔚然顿时哑口无言。

江甜越过他。

“会不会聊天啊。”冯蔚然嘟囔一句，看着一高一矮、一前一后两道影子，挠挠头，追上去，“对了，甜姐儿，我差点忘了，东郭，啊，不，郭老师让你到了后去趟她的办公室，就是我们的班主任，特凶悍，你小心点……”

郭东薇身材微胖，戴细边眼镜，烫一头棕色“方便面”髻发，连带四届高三下来，经验丰富，要求严格，不少皮猴子到她手里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
但遇上江甜这样成绩好、长得乖巧、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的学生，她就说说笑笑的，嘴角的弧度根本放不平。

“基本就这些，有问题都可以找我，哦，还有，”郭东薇想到什么，“我们班的座位是开学前就排好的，然后逢大考变动，十月月考，十一月期中考，以此类推，单数加你一个刚刚好……江甜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同桌啊？”

快到下午六点还没吃饭，江甜肚子在叫，面上却没有丝毫不耐烦：“理科好点的可以吗，我物理、化学都不太好。”

“谦虚了，三中年级前二十名，再差能差哪儿去。”郭东薇笑呵呵地从文件夹里抽了张大纸出来，“这是我们班上学期的成绩，你过来看看。”

江甜稍稍倾身。

“陆允信一直很稳，光看理科几门科目的话，甩第二名基本上有三分，他主要是语文、英语不好，不过，无大碍。”郭东薇说着，手指朝下挪了一点，“理综第二名是沈传，沈传的总分就和理综的分差不多了，第三名，我看看啊……”

一定是办公室空调调的温度太高，江甜坐着，视线落在成绩单第一个名字上，脸颊微微发了烫。

“郭老师，”她的喉咙滚了滚，“我觉得陆……”

“冯蔚然吧！”郭老师点点头，“冯蔚然怎么样？他理科第五名，又是班长，正好可以帮你适应适应，关键是，他很乐意给同学讲解题目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说着，郭老师把江甜写到了进门第一排第一列，然后把冯蔚然从第二排陆允信的旁边，挪到了江甜旁。

小姑娘看着自己名字后面横平竖直的三个字：“嗯。”

教室内。

“叫甜姐儿又不一定年龄大，人家五岁上一年级，比你小两岁好吗！”

“为什么叫甜姐儿，去年暑假，奥数夏令营和新概念作文比赛刚好都在北城三中举办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领导来视察，说请学生吃顿好的，但要大家来个诗词、成语混搭的接龙游戏，抢答，不重复，答错字的淘汰，哪个学校的学生输了，就只能吃青菜面，然后看着赢了的学校的学生吃好吃的。”

“开始大家都觉得简单，后来就只剩咱南城一中和北城三中的同学在发言，最后咱南城一中剩了四个同学，北城三中就甜姐儿一个，温温和和的，

看着完全没杀伤力……我们都在讨论肉串要什么味了，结果人家以一敌四，末了，甜姐儿说了个螯掷鲸吞，没人接，赢得满堂彩！你们是不知，大家都被食堂磨得快不成人形，当我们吃着青菜面，看着北城三中同志们桌上的小龙虾、卤鸡翅什么的时候，那真是风从北方吹来，格外伤悲。啊，当然，甜姐儿让同学给我们端了好些过来，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江甜一进门，就看见陆允信趴在桌上睡觉，冯蔚然坐在旁边说得唾沫横飞。

“说长道短请到人家背后进行成吗！”江甜把座位表扔给冯蔚然，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个大口袋，先留了一把酥糖出来，再摸了一颗给冯蔚然。

冯蔚然将酥糖的包装纸撕了，将糖扔嘴里含着：“甜姐儿，我帮你发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。”说着，江甜走到教室另一边，一副好说话的样子挨个拿给同学，“这是我从北城那边带来的，不嫌弃就吃吃看。”

“嗯，花生味。”

“程六娘，队不难排。”

“……”

换座位的声音有点大，陆允信已经醒了，单手撑着脸，眼神没焦距。

江甜一圈走完，回到他前面坐好，回身摊开掌心，对他眉眼弯弯道：“谢谢你下午来接我，喏，给你两颗。”

牛皮纸包装精美，掌心白皙如脂。

陆允信的视线落在上面，然后，掠过小姑娘身边喋喋不休的冯蔚然，漫不经心地收回来：“不用。”

“你试试嘛，口感很好，蔓越莓是我最喜欢的味……”

江甜话没说完，陆允信直接起身，推开身旁的空椅子朝外走去，留下江甜笑意凝固，面红耳热，手悬在他的桌上方，抬也不是，放也不是。

同学们议论纷纷。

冯蔚然走到讲台，敲两下黑板：“打铃了，不要说话。”

南城一中晚自习分批次，高一走读生上两节课到晚上八点半，住读生上三节课到晚上九点十五分。

开学、每周日、小长假回来后的晚自习是班主任值班，其他时候按天分给理科几门科目的老师。

郭东薇坐镇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二月十六号，晴。

瘦猴还和以前一样。新班主任点评过我的作文。我中午去寝室时，寝室里没人，晚上再认识她们好了。今天好像就没别的事了。

见到他很开心，见到他就想笑，见到他想靠近。可他，可他——

唉，谁让我之前对他做了那么不好的事。

江甜翻一页。

毛线说，又高又帅又聪明，脾气还好的男生，只活在言情小说里。

“毛线是谁？”冯蔚然突然凑个脑袋过来。

“欸欸，你干吗偷看。”江甜赶紧护住日记本，小声道，“上晚自习呢。”

“冯蔚然就你话多！”郭东薇扔了根粉笔，“给我站上来！”

教室重新恢复安静，同学们的翻书声、落笔声都很清晰。

江甜小心翼翼地转身，把日记本藏进书包，结果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笔。

“啪嗒”一声，她弯身去捡，不经意瞟到了陆允信的腿——长且直，散漫地搭在课桌横栏上，再朝前探一点点，刚好接近她椅子两条后腿的位置。

一班有四十个人，座位前后间隙适中。

他穿的那双休闲鞋，鞋带尤其长，系了两圈还有一截垂下来。

江甜把笔轻轻放在地上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捏起他左边的鞋带，绕了一阵，再捏起右边那条。

陆允信有洁癖，鞋带很干净，江甜绑完端详了一下，用口型点评：“嗯……很漂亮。”

晚上八点半的铃声很快响了。

郭东薇放下笔开始训斥冯蔚然，大概有一半的同学开始起身收拾书包，对话声也纷纷响起——

“待会儿吃什么？”

“一起回吗？”

“明天见。”

教室里热热闹闹的。

陆允信醒了，同桌的男生对他道：“允哥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你和瘦猴子一起吧。”

陆允信“嗯”了一声，一边打哈欠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舒展双腿，腿伸着伸着发现不对劲，他动作一顿，盯着前面女生绑得低低的小马尾看了几秒，倏地一下弯腰。果不其然，他看见自己两边的鞋带被绑在她的椅子腿上，末端，还绑了个疑似蝴蝶结的形状？

陆允信闭眼，深呼吸，脚重重地捣了两下椅子。

前面的女生蹙着眉头转过来：“做什么，我和你不熟……”

“江甜！”他连名带姓、略带烦躁又相当克制地唤她。

“啊哈？”江甜朝他眨了眨眼睛，表情极为无辜地说，“你不是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
两人沉默间，冯蔚然从讲台上蹦下来：“允哥，还不走？马上打铃了。”

“学习。”陆允信淡淡地收回视线。

“才开学，学什么啊，你桌上的书都没翻开，还说学习，你这是要把我逗笑……”

江甜很给面子地弯了下嘴角：“猴子，你话很多。”

“甜姐儿，你这样说，我可就要伤心了。”低头扫到椅子下的情况，冯蔚然默默噤声，三两下收好书包，一边朝门口退，一边谄媚道，“得，允哥，您慢慢学，好好学，仔细学，保了清华或北大别忘提携小弟一把，小弟我就先撤了啊，明儿见……船长那龟孙又不等老子。”

留下教室里两人僵持到晚上九点十五分，《蓝色多瑙河》的旋律放完，教室里没剩几个人了。

陆允信踢了一下江甜的凳子，江甜身体一晃，几秒后，鼓着腮帮子转身瞪他：“噎死了，你负责吗！”

“解开。”陆允信把书包从抽屉里取出来。

“你，”一说话差点把花生酥糖喷出来，江甜忙不迭地灌两口水，“咕咚咕咚”咽下去，嘴里才清爽，“你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”

“没拉黑。”陆允信放了一支笔进书包里。

“手机给我看。”

“没拉黑。”陆允信还是那句话。

“不可能，”江甜端着水，皱着眉说，“我每次给你打电话，都是正在

通话中。如果一次两次还说得过去，几十次怎么可能？”她想到什么，说道，“你大可以不把我放出来，我大可以再打两个死结。”她说着，作势弯腰，“叫其他同学帮忙解的话，你有脸说是我绑的，我就有脸说是你叫我绑的。”

她笑得格外无害：“小可怜转校生，才到新环境，怯怯又惶恐，哪能不听允哥的话，万一来个霸凌啊、欺压啊……”

她的声音轻细又鲜活，而眼前突然伸过来一只手，修长白净，带着十五六岁少年特有的骨节分明。

江甜凝视着他的手机屏幕上方的“黑名单”以及下方的空白，喉咙尤为迟缓地滚了一下：“你……”

挪开手机，陆允信不仅不后退，反而面无表情地直接缩腿，咚的一声轻响，把她连人带椅拽到自己桌下的横栏前，抵紧。

江甜抓牢椅背，一个慌神，还未抬头，便见陆允信单手撑墙，以让同学帮忙捡东西、自己看东西在哪儿的姿势，朝前靠近……

“看清楚了？”他的声音低沉、缓慢，鼻息温热，微绷的下颌向上，刚好撞进她深邃的眼里。

江甜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因为突如其来的接近而不知所措。

偏偏他毫不自觉，越靠越近，学着她的口吻说道：“霸凌啊、欺压啊，”他似是笑了一下，又似是没笑，“转校生，小可怜，还有……吗？”

她清晰地感觉到他尾音上扬，带着温度。

江甜屏息，然后飞快地拉开他的鞋带，推开他，将书装进书包，“再见”都没说，就匆匆跑了。

路过冯蔚然的座位时，她还差点被绊倒。

明明是椅子犯的错，江甜停了一下，却是背对陆允信，耳根滚烫，凶巴巴地道：“你给我等着。”

陆允信轻笑出声。

明明应该为自己不在他手机黑名单里难过，江甜知道，把她拉入黑名单，说明他在意过，拉黑都不肯，就说明他真的不在意。

可不知怎的，他刚才喷洒在她身上的气息好像被糅进了晚风，吹得她回寝室的一路，野草生了一路。

寝室上床下桌，江甜睡最里面的四号床。

一号床的蒋亚男微胖，留西瓜头，二号床的杨紫婵斜刘海，说话小声，有西区口音。

江甜觉得最亲近的是三号床的秦诗，肤白貌美，气质温婉，一头又黑又直的及腰长发，江甜一见就脆生生地喊“女神”，惹得秦诗又害羞又好笑。

晚上十一点熄灯，洗漱时间充裕。

江甜吹完头发，就接到外婆打来的电话。

“听你们班主任说，你想学理科？学理科好啊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……”

“我和你外公周五有研讨会，可能会晚点回家，钥匙放在对门明阿姨那……你周五回来就去她那拿钥匙吧。周六我们请人家到家里做客，对了，你明阿姨家的儿子也在一中，你到时候和人家交流交流，虽然那小子长得怎么样，眼睛总睁不开……”

这形容……

江甜知道，程思青女士和外公外婆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。高校教授的掌上明珠下嫁山村穷小子的戏码当年出了好多“滚出家门”“断绝关系”的狗血语录，虽然山村穷小子闯劲非凡，人到中年富甲一方。在江甜出生后，亲情在慢慢回归，不过，也仅限于江甜的父母逢年过节出去旅游时，迫不得已将幼女寄放在江甜的外公外婆家……

所以，即便轻易就能脑补出一个油腻的男生形象，江甜还是面不改色地说了好。她保证会乖乖吃顿饭，至于交流，跟毛线吐槽时，她格外平和地用了“见鬼去吧”这几个字！

南城一中课业繁重，落在课代表肩上的担子不轻。

江甜上午拿到郭东薇的任命，下午上课前就要去帮班主任领几份练习册样本。为了方便学生课间问问题，高一部四十个班，除了班主任驻扎在各个楼层，其他老师统一在一楼大办公室。

江甜站到门口，望着千篇一律的桌子、卷子、盆栽、水杯，整个人几欲眩晕。

“领资料一般找孙老师，第五排第六列，绿萝旁边，看到了吗？”秦诗中午没有回寝室午休，领完英语的练习册样本出来，看到江甜，一边带她过去，一边温柔地给她介绍，“这放着电脑的桌子是年级主任的，他挺严厉，

经常晚自习站在窗边逮玩手机和讲话的，你要小心。参考书最多的是我们数学贾老师，他住在学校，带参加竞赛的学生，长期在，你有不懂的数学问题，随时都能找到他，他很喜欢陆允信……”

江甜应着，突然问：“你觉得那个叫什么陆允信的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虽然我和他初二就是同学了，但我真没和他说过几句话。”秦诗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唇，“不过，他厉害是肯定的，参加过好多奥赛、联赛什么的，获得了全国冠军，偏偏人低调，属于不招事儿惹事儿的那种。当时一中为了劝他直升高中部，好像奖励了十万还是二十万块，不过，他每次考试都稳坐第一的水平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笔奖励……所以啊，你看他好些时候不交作业、请个假什么的，老师都没有二话的。”

秦诗只顾说话，踩滑楼梯，打了一个趔趄。江甜眼明手快地拉住她：“他这么厉害，没有女孩子喜欢吗？”

“怎么会没人喜欢。”秦诗前后看了看，拉近江甜，小声道，“我跟你说啊，他在一中有一个名号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“陆天才？”

“陆五一。”

江甜大感新鲜：“因为五科成绩都排在第一名？”

“因为，据说一中和他同级的女生，每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喜欢他，而且是正儿八经地喜欢或者喜欢过。至于恋爱，”秦诗想了想，“对他表白的不少，但真没见他谈过。”秦诗说，“真的很难想象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，谈起恋爱来是什么样子，和他谈恋爱的女孩子岂不是和抱块冰块没差别？人家说‘我要买奶茶’，他‘嗯’一声；人家说‘我要买甜甜圈’，他‘嗯’一声；人家说‘我们周末去看电影’，他说‘没空’；人家说‘去游乐园’，他说‘没空’……反正能和他在一起的女孩子，一定特别强大！”

江甜扑哧笑出声。

秦诗反应过来她们到教室门口了，于是羞恼得拍了江甜一下：“在别人背后议论人不好，你都不提醒我。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，”江甜安慰她，“你长得美，说什么都好，就算说八卦，那也是……你知道徐志摩吗？”

秦诗点头：“《再别康桥》，学过的。”

“嗯，”江甜弯着眉眼看她，“我说的是《沙扬娜拉》……最是那一低